

婦好征戰二十餘國 助商王朝開疆拓土

文化淺談

商湯推翻夏桀，建立商朝（公元前1600年至公元前1046年）後，因為黃河水患的影響，商代都城多次遷徙，到了第十九代帝王盤庚遷往殷墟（今河南安陽）後，經歷二百七十多年至商代覆亡也再沒有遷都，所以商代又被稱為殷商。

自盤庚遷殷後，國力穩步發展，到了武丁執政期間，國富兵強，向四周開疆闢土，是商代最鼎盛的時期。而成就商代盛世，武丁的王后居功至偉。武丁見於史料的妻子有六十多位，其中只有三人擁有王后的地位，婦好是第一位。

婦好並不姓婦，嫁給武丁以後，武丁給了她豐厚的封地和人口，在她的封地上，她得到了「好」的氏名，尊稱為「婦好」，或者「后婦好」。婦好的廟號為「辛」，後代尊稱她為「母辛」或「后母辛」。

在現存的甲骨文獻中，婦好的名字頻頻出現，僅在安陽殷墟YH一二七甲骨坑出土的一萬多片甲骨中，她就出現過兩百多次。而且武丁在這些甲骨占卜中向上天祈告的內容，包括婦好生活的各個範疇：征戰、生育、疾病，甚至她去世後的狀況如何，足見武丁對婦好關心之深。

婦好不僅是王后，亦是中國歷史上第一位出色的女軍事家。某一年夏天，北方邊境外敵入侵，武丁派大將領兵前去征討，但是戰事持續了很久，商朝

軍隊都未能打敗敵人。此時婦好主動請纓，要求率兵前往助戰。武丁對妻子的要求舉棋不定，畢竟征戰沙場一直都是男性的任務，但是前線久戰不勝，武丁也沒有其他辦法，只好選擇占卜，向上天詢問出戰的吉凶，結果顯示大吉，武丁便決定讓王后婦好率軍出征。

婦好在前線不但指揮調度有方，而且身先士卒，很快便擊敗敵人，獲得大勝。武丁因此對婦好刮目相看，封她為商王朝的統帥，讓她全權指揮作戰。其後婦好多次領軍南征北戰，先後擊敗了北土方、南夷國、南巴方，以及鬼方等二十多國，為商王朝開疆拓土，立下了赫赫戰功。

在對羌方一役中，婦好帶領的軍隊達一萬三千人，佔了當時商王朝總兵力超過一半，可見武丁對婦好的信任。這場戰役大獲全勝，也是武丁時期出兵規模最大的一役。

參與中國最早記載伏擊戰

在對巴方作戰中，婦好率領部分軍隊在群山中布陣設伏，武丁則率領其他軍隊與敵方正面交鋒，其後引領巴方的軍隊進入婦好預設的伏擊圈。婦好帶着伏兵四面殺出，把敵人全部殲滅，此役亦成為中國戰爭史上記載最早的伏擊戰。

婦好除了是軍隊統帥外，還掌握着商王朝的祭祀占卜之典，經常主持典禮。婦好於三十三歲時死去，武丁十分悲痛，他厚葬婦好，修築享堂，時常



●圖為遊客參觀安陽殷墟婦好墓出土的鴛鴦。資料圖片

紀念。

1976年在安陽殷墟發現的婦好墓，是一座墓主人身份清楚、沒有被盜過的王室墓葬。出土陪葬物品近二千件，其中包括大量青銅器、玉器、骨器、象牙製品及陶器，此外還有六千多枚貝殼。在青銅器中，有多件上面鑄有「婦好」的銘文，特別是一件帶有「婦好」銘文的武器鉞，考古及歷史學界普遍

認為這是婦好可以領兵打仗的權力標誌。

值得一提的是，婦好墓出土的器物十分精美，例如通體雕刻精細的饕餮紋，並且鑲嵌綠松石的象牙杯，屈頸展翅的玉鶴，以及工藝精湛的小玉人等，可見三千三百年前商代工藝技術的高超水平。

●緩園 資深中學史科及中文科教師，從事教學工作三十年。

普寧豆醬鹹中帶甘 拌魚飯鮮上加鮮

文自由戲

普寧豆醬的歷史，往上追溯，與大部分豆製醬料一樣，都能溯源到北魏賈思勰的《齊民要術》。其中卷八的「作醬法第七十」，詳細記載了我國六世紀北魏時期以豆、肉、魚等原料製作各種醬料的完整工藝。自魏晉至宋代，中原先民為避戰亂南遷至潮汕平原。而在潮汕諸多縣域中，普寧洪陽鎮的豆醬工藝最為聞名。大抵是因為洪陽鎮所處之榕江流域，水質甘甜，且氣候溫暖濕潤，很有利於米麴菌的繁殖。

有別於《齊民要術》的「中原古法」，普寧豆醬在製麴的時候，會特別提高小麥粉（麵粉）的比例與純度，讓它在發酵後能轉化更多的還原糖，形成「鹹中帶甘」的複合風味。而且，普寧豆醬在製作過程中，刻意保留「半粒半糊」的豆瓣形態。這並非發酵工藝未臻完善，而是潮汕先民的精密設計。

「半粒半糊」的形態讓食用時，呈現出一種層次感。所謂的層次感，是由時間差造成的。因為糊狀的醬汁能在烹調初期迅速溶解，所以用它來炒通菜時，菜葉和菜梗能夠更容易地蘸上豆醬，到我們食用，咬到顆粒狀的完整豆瓣時，因醃漬而形成的豆香會在口腔中產生「二次作用」，形成後勁突出的立體味覺層次。

除了作為炒菜的調味料外，普寧豆醬也能作為蘸料，搭配魚飯。這種風味，除了是來自普寧豆醬的時間風味外，也因為它和魚飯本來就是「靈魂伴侶」。



●普寧豆醬既壓腥，也提鮮。網上圖片

潮汕擁有悠長的海岸線，先民以海魚為食。由於古代沒有冰箱，一般會用鹽水把海魚煮熟放涼，以便存放。先民因以魚當飯，故稱之為魚飯。魚飯雖然鮮美，但總有點腥味，故此聰明的潮汕人便會用普寧豆醬，既壓腥，也提鮮。

產生「鮮味協同效應」

這種搭配而來的鮮味，用科學的角度去解釋，就是「鮮味協同效應」（Umami Synergistic Effect）。所謂「鮮味協同效應」，是指不同種類的鮮味物質（如胺基酸與核苷酸）結合在一起時，產生的鮮味強度會遠大於各自相加的總和。魚飯經過鹽水熬煮與冷卻後，富含呈味核苷酸。而普寧豆醬經過長達數月的微生物發酵，釋放出極高濃度的游離胺基酸，其中以麩胺酸（Glutamate，即天然味精的主要成分）含量最為豐富。

因此，兩者結合便產生了強烈的協同提鮮作用。普寧豆醬鹹甜交織的風味完美中和了海腥味，造就物產之間的絕妙平衡。潮汕俗語所謂

的「好魚配好醬」，大概正是說這種組合。

按：日式高湯（即「出汁」，Dashi）其實就是「鮮味協同效應」的另一經典例子。因為昆布富含麩胺酸，以它搭配富含肌苷酸的柴魚片，便能熬煮出風味深邃的高湯。

●葉德平博士 香港教育大學「文化傳承教育與藝術管理榮譽文學士」課程統籌主任、「戲曲與非遺傳承中心」副總監，曾出版多本香港歷史、文化專著。

教學宜循「123」框架 善用AI防止濫用

文苑英華

最近，「應否使用AI（人工智能）」這個話題引起了社會人士的關注。

在生活中使用AI，已成了難以逆轉的現實。AI正快速改變日常生活與職場生態，抗拒使用AI，只會令人逐漸與時代脫節。因此，問題不應是應否使用AI，而是：在使用AI時，如何防止濫用？如何用得恰當？

思考了一段日子，筆者整理出一個名為「使用AI 123」的框架，用以指導老師如何在教學上應用AI。

「1」，是指「人機合一」。

有人提出「人機合一」的倡議，即人與AI相互搭配來執行任務。不過，要記住AI只是工具，而人才是工具的主人。要學會「善假於物」；也要記住「君子不器」，不要淪為被AI操控的對象。

AI與人協作，可助人類突破自身局限。AI可以按指示從所有專業知識領域中，搜尋、篩選、歸納、整合、輸出人所需要的內容，突破人在時間和知識方面的限制，協助人完成從前不可能完成的任務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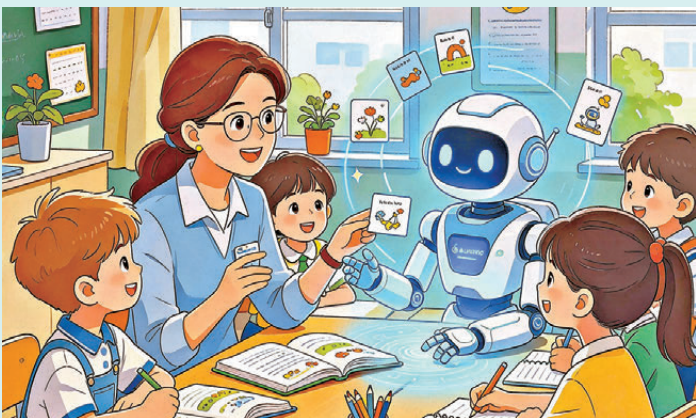
由於使用起來太方便，AI的出現，會令一些喜歡偷懶的人陷入工作能力退化的危機。他們可能會把工作完全交給AI，久而久之，便出現「工作能力退化綜合症」。使用AI，是要令事情做得更好，而在未來，只有追求做得更好的人才能保住飯碗，不至於被淘汰。

「2」，是指在使用AI時，要學、思二者並重。

孔子提倡「學思並重」。如果孔子身處的時代有AI，相信只要有心學習，他的弟子也可能有跟孔子同級別表現。

在學校裏，筆者也教導學生向AI「虛心求教」：尋找學習點、考核點、學習材料、筆記、學習工具、常見問題、常見錯誤；找AI來評改、給予回饋、給予評級……一機在手，如何發揮，悉隨尊便。

雖然AI的運算能力超強，但始終是有限之物，難免也會出



●學生跟AI互動，可提升自學能力。老師跟AI互動，可為老師的教學和學生的自學兩方面帶來更多的可能性。AI生成圖片

錯。加上最終操控AI的是人，如果操控者不懷好意，而使用者使用時不加思索，後果可以不堪設想。

筆者為了測試AI，曾以提示詞（prompt）要求AI找一位填詞人，那位填詞人實為筆者本人，AI卻提供了一個同姓但名字不同的人士。

「不以規矩，不能成方圓。」在使用AI時，要有規有矩，也要用自己的腦袋運算一下：要核實事實，辨別謬誤，分辨真偽，遵守法律，保持戒心，慎防受騙；也不要侵犯私隱，不要散播流言，不要違規抄襲，不要披露機密。

「3」，是指AI、學生、老師三方的互動。

學生跟AI互動，可提升自學能力。老師跟AI互動，可為老師的教學和學生的自學兩方面帶來更多的可能性。最後，各方可以利用課堂時間進行更多互動，提升「生生」和「師生」之間的學習層次。

AI、學生和老師可真正實踐「三人行，必有我師焉，擇其善者而從之，其不善者而改之」的精神。

●盧偉成 MH校長 筆名孺子驢，播道書院總校長、香港教育領導協會主席、中國文化研究院學科顧問，致力在中小學推行中華文化教育，並把中華文化價值觀之學習滲透於各個校園生活環節中。

「屯門」古為屯兵之地 反映唐代軍鎮歷史

史話悠遊說

曾有人說，自秦漢開邊以來，香港便從未孤懸於嶺南海外，而是始終牢牢嵌合於中原政權的版圖與文治武功之中，這也是「自古以來香港是中國一部分」的鐵證。早在秦始皇平定嶺南、設置南海郡時，香港地區便已

正式納入中原政權的行政管轄之下。漢承秦制，南海郡下設番禺縣，朝廷在此派駐兵勇、設防理政，確保嶺南門戶之安寧。香港一帶隸屬其轄境，也進入了南海郡的軍事控制範圍之內。

進入魏晉南北朝時期，中原動盪，朝廷與地方政權對東南沿海的海防建設越發重視，南朝宋時期更於今日屯門一帶駐兵設防。值得注意的是，當時廣州已漸漸成為海上貿易的重要港口，香港又位處廣州往來海外的水路必經之地，因此來自波斯、天竺等地商船到廣州經商時，不少都會先到屯門進行補給，再北上廣州。

及至唐代，屯門鎮的設立與海防官軍的駐守，標誌着中原王朝對海上貿易航道與邊陲安危的系統性掌控；宋代則進一步加強官軍巡邏，廣設官鹽場與防禦堡壘，將海疆管轄推向更為完備的制度化階段。今時今日的東九龍一帶，宋元明時期為官方鹽場，為確保官富場安全以及打擊私鹽販賣，不同時代也有一定數目的士兵鎮守。

這種千百年來的軍事管轄與防務轉移，早已深植於香港市民日常接觸的地名之中。今日不少耳熟能詳的香港地名，本質上都是古代軍事設施與駐兵制度留下的符號烙印。例如「屯門」一詞，「屯」即屯兵、屯田之意，直白地記載了唐代的軍鎮歷史；「寨城」、「汛營」等地方名稱，無一不是歷史上中原官軍設防布陣的空間遺留。

這些地理名稱宛如刻在山川地貌上的印記，都是中央政權經略海疆的具體延伸。

到了明清時期，面對日益複雜的沿海形勢與外敵侵擾，中原政權在香港地區的軍事布局更加密集而精細。其中，東涌炮台與九龍寨城便最具代表性。清代嘉慶年間建成的東涌炮台，坐落於大嶼山重要海路關口，雄踞海疆，用以威懾海盜與維持海上秩序。

除東涌炮台外，清代的《澳門記略》記載了大嶼山的炮台還有石獅山炮台（又稱「東涌小炮台」）和分流炮台（又名「雞翼角炮台」或「石筍炮台」）。而九龍寨城更是清朝政府在十九世紀面對外交與軍事壓力下，為鞏固海防而興建的駐軍防衛城堡，城牆巍峨、官署具備，充分展現了香港在海防上的重要性。

除了堅固的磚石與炮台，古代香港的軍事設施亦交織着豐富的民間傳說與王朝興替的哀愁。以「城門」地區為例，傳說南宋末年，宋帝昀與宋帝昀為躲避元軍追擊而南下嶺南，曾於今日城門谷一帶築石城防守禦敵，「城門」之名便由此而來。

我們只要重新梳理秦漢至明清的軍事防務演變，不難發現，古代香港的軍事設施是一條綿延不絕的歷史線索。從屯門、東涌、九龍寨城的官署到城門谷的宋末傳說，無一不在說明香港自古以來便是中原政權管轄下的邊防要地。這些地名、遺蹟以至傳說，都是深植於嶺南根脈的歷史記憶，更是香港本土文化組成的重要部分。

●羅展恒 資深文化工作者，從事新聞及教育工作多年，曾主理公民科和通識科相關網站及參與教科書出版。



●圖為《蒼梧總督軍門志·全廣海圖》（部分），紅框所示為「屯營」。網上圖片